

文坛新锐致敬经典，千古神话全新演绎

马御 著

哪吒

业火红莲



龙胆之地

红莲浴火而生，东海碧浪倾天
岐山风云骤起，九霄战火复燃

我们都会为了心中的自由而奔赴一场劫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哪吒

马御 著

哪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哪吒：业火红莲 / 马御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5

ISBN 978-7-5596-1558-9

I. ①哪…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6709号

哪吒：业火红莲

作者：马 御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夏应鹏
特约监制：林 丽
策划编辑：刘 钊 李 娜
IP运营：覃诗斯
封面设计：王 鑫
版式设计：徐 倩
营销统筹：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6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6印张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558-9

定价：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魂归乾元	...004
〔第二章〕 凤鸣岐山	...038
〔第三章〕 十绝惊魂	...067
〔第四章〕 阐截万仙	...095
〔第五章〕 昆仑天池	...125
〔第六章〕 九霄云阙	...151
〔第七章〕 天生石猴	...184
〔第八章〕 大闹天宫	...214
〔后 记〕	...242
〔番 外〕 莲灯长燃	...247



“哪吒……”

太乙真人驾着仙鹤，盘旋在乾元山间，一只造型精巧的金铃，在他手中叮当作响。铃声所到之处，处处都是他低声呼唤哪吒名号的声音。

金铃音色清脆，明明微如蚊蚋，却能震人心魄。一出乾元山，就随风东去，直往陈塘关城门之前，那片难以直视的血肉模糊。

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哪吒，触怒龙王，惹得连日暴雨，直至此日方停。

此时城门大开，关内蓄积之水聚作滚滚洪流，夺门而出，把城门前那具尚有余温的尸身冲进了九湾河中，消失在了浩荡洪波里。

李夫人在关内泣血半日，此时已经哭昏了过去，再无半点儿声息，家将忙唤城中名医诊治。再上城楼时，只见李靖依旧呆立城楼之上，远远凝视着地上那摊鲜红的血迹。

李靖保持呆立已然半日有余，就连家将禀报夫人昏死，哪吒尸骨没入东海流波，他也没有眨过一次眼睛。

关前那摊热血已凉，彤彤红日灿射陈塘。

百姓在暴雨之后的泥泞里拖出死去亲友的尸身，天地之间忽然有一阵清脆金铃声连连作响，随即就有一阵突如其来的阴风，将关里关外游魂尽裹，带往

西方。

在这阵阴风之后，城中骤然响起无数哭声。而关前那摊接连遭受暴雨、洪流冲刷的血迹，也在此时忽然散去，化得干干净净。

原本已无生气的殷夫人听得铃音，突然深吸一口气，二目猛然圆睁，众医者、家将不及欣喜，便见殷夫人泪水长流，恸哭道：“哪吒……”

收起哪吒的最后一魄，太乙真人猛然将金铃一荡，震退闲杂亡魂，随即轻叹一声，驾鹤落在金光洞前。

这日一早，金霞童子背着竹篓，刚开洞门步出金光洞时，就见洞前晨雾缭绕中有一股阴风扑面而来。金霞打了个冷战，那股阴风聚散离合之间，杳杳冥冥，昏昏默默，分明是一个人的精魄。再仔细一瞧，才看清竟然是师兄灵珠子的转世之身！

金霞跌跌撞撞跑回洞府，禀报师父太乙真人，这才有了真人今日驾鹤而出，施展金铃招魂之术。

九龙神火罩在山门之前扣了一夜，罩中的截教妖物石矶，已经在九条离火神龙往来盘旋之间化成了飞灰。但石矶神魂却未东归截教碧游宫，反而径直飞往了东昆仑的玉虚宫。

“看来确是封神已起，封神榜已经开始发挥效用了。”太乙真人收起宝物，一摇金铃，铃中所寄两魂七魄无所依托，便飘向最先归往乾元山的那一魂。三魂七魄聚齐糅合，方才现出一个身高六尺、眉清目秀、面如傅粉的小孩儿来。

哪吒虚浮在三尺半空，落不下地来，便在半空跪倒，悲声叫道：“师父！”

太乙真人虽已看淡生死，也不忍见两世门徒这般模样，便叹道：“一切天道命理，早有定数。你这便前往陈塘关中，寻你母亲殷氏，叫她在关外四十里那翠屏山中，为你造一座哪吒行宫。你受飧人间香火祭拜三载，就可重塑真身，上天庭为神。”

哪吒闻言直起身来，眼中悲凉更甚：“师父既知天命，为何不肯告知于我？”

“天道杳冥难以探察，且那源流远在昆仑之巅紫霄宫内，除三清天尊与玉

皇之外，鲜有仙人能够近前一窥究竟。为师虽已修成金仙，却也并不能窥尽天理循环。”

哪吒反驳道：“我为保陈塘安宁，保父母平安，因此削骨还父，削肉还母，乃是我自己的决定，又与天道有何关系！”

太乙真人不置可否，摇了摇头：“不顺天道，则不成仙道。仙道不成，其命自不久矣。你如今已无形体，便无法再修仙道，且去翠屏山中效法玉皇，自修神道去吧。”

哪吒心中依旧愤愤，只是低头一拜，便随东去之风，又往陈塘关飘去。

太乙真人见那缕孤魂东去，摊开手中玉帝谕旨又看了一眼：“灵珠子乃朕与真人亲见出世，如今封神大业由他而始，但他乃是自刎而死，无法入榜封神，且去下界受谪三年，即可升入天庭为神。”

谕旨乃是今早传来，但世事却是早就注定。

“明知事情来由，却任由哪吒再死，我这个师傅做的，是否太不称职了呢……”太乙真人看到这里，心头满是无奈，不由得又是一声叹息。只在此一叹之间，目中光影流转，从前世灵珠初现，便已照见这短短七年。



第一章 魂归乾元



昆仑山高万仞，山峰直插苍穹，五彩祥云升腾婀娜，流转群山万殿之间，一派仙界胜景。

那一日，太乙真人在玉虚宫中听过元始天尊讲道说法，正要驾鹤归去，却忽见层云堆叠之中，有个衣着华美的神，身披瑞霭千条，红霞万丈，自西昆仑天庭里巍峨的众殿之间，飘然而来。

那神脑后的瑞霭，名叫“天地之秩”，背后红霞，号曰“宇宙之序”，因此那神一走近，太乙真人就觉得像是有无边桎梏加上身。但他依旧面露笑容，迤迤然步上前去，撩起拂尘打个稽首，微微一拜，道：“太乙参见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

玉皇大帝面泛红光，笑道：“真人何必行此虚事！”

太乙真人闻言，方才直起身来，问道：“许久不见上帝^[1]，不知欲往何处去？”

玉皇大帝道：“寡人久居深宫，了无陪伴之人，今日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于修道初成之时在昆仑天池中种下无数莲子，今日当开，故欲一去观之。真人不若一同前去，如何？”

“哦？竟有此等妙事！”传言玉皇大帝自幼修持，苦历万劫方才证天道，而开神道之先河。他修成神道之日种下的莲子，肯定也绝非凡物！因此太乙真人欣然应允，脚下祥云升腾而起，便同玉皇大帝一前一后，飞往西昆仑天池胜景。

那神池浩渺，如空中浮镜，中有神仙造景，亭台楼阁各具神韵。天池四面环山，山外万顷园中，种有桃树三千六百棵，夭夭灼灼，全都枝繁叶茂，只是树上青桃不过才枣儿般大小。那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待到花开果熟之际，西王母便广邀神仙，共聚于瑶宫天池赏玩品尝。

太乙真人跟随玉帝按下云头，西王母领着七位仙女已然静候在侧，身后桌台案几，摆满了玲珑果品、珍馐美味。众仙女欠身行礼，虽有轻纱遮面，却依旧可由众仙女之姿，想见西王母纱后桃李之颜。

太乙真人打个稽首，对西王母拜道：“贫道见过王母！”

西王母轻笑道：“不知道得多大的风，才能将太乙真人尊驾从乾元山吹到此地呢。”

“王母说笑了！”太乙真人环顾四周，见天池之水透明澄澈，一眼望去，就连莲叶也无，更遑论莲花了，因此疑惑道，“池中并无莲花……”

玉帝与西王母各自坐于青玉案后，西王母道：“道中自有理，真人且先落座便是。”

太乙真人依言落座，耳听仙女奏乐，面前案几雕龙画凤，琉璃盘、碧玉杯中各色香气扑鼻而来，他却端坐不动。玉帝知他乃玉虚宫得道金仙，也不劝他，便道：“真人常在玉虚宫中闻道听法，不知元始老师这几日所讲何经？”

[1] 玉皇大帝全称为“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

一神一仙随即闲谈黄庭^[1]，浅论心印^[2]，讲返璞道归真，说造化通八卦。

太乙真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玉帝虽出言不多，但字字切中要害，深得义理。太乙真人听到他话里暗藏机锋，不由得收了小觑之心，凝神以对，不敢有丝毫松懈，几乎都要忘记来此目的了。但看玉帝，则依旧泰然自若，气定神闲。

二人暗自斗法之时，一旁歌舞的七仙女中有个伶俐的红衣仙女忽然惊叫出声，玉帝闻声则喜，道：“正是破土之时！”便起身同西王母往池边走去。

太乙真人趋步其后，才到那天池边上，就看见澄碧池水正中似有无数芽儿破土而出，伸出三寸小茎。根根花茎遇水则长，不过须臾，竟已有腰身粗细，长出水面，随即便有雪白莲叶趁势铺开，将整个天池之水映出一片清光，又有无数拳头大小的花骨朵随清光绽放，尤其以正中那朵红莲，在满池白莲之中显得格外耀目。

那花旋转着，盛开出九九八十一片花瓣，花瓣由浅及深，初极雪白，至尖上已是如血深红。其间并无莲藕，绽开之际，却自放红艳光华。光华尽敛后，才出现一颗浑圆如同灵珠似的莲子，在那红莲正中滴溜溜直转。

“这……这是何物？”太乙真人惊道，“莫不是天生宝物出世？”

“拿来一观便知。”玉帝把手一招，那颗莲子灵珠便轻轻飘起，飞离了天池红莲。红莲花叶枝茎生得快，此时枯萎则更甚，灵珠刚离，莲花便缩入水中，正要消失，却被瑶池之水包裹而出，落入西王母手中。红花白叶，又有莲梗相托，通透可爱，西王母拿在手中把玩一番，才交给身后仙女瑶姬，道：“拿去放在宫中，做一盏莲灯。”

玉帝手捧莲子，先一皱眉，旋即又展颜而笑，喃喃道：“原来如此，既是转世轮回之种，何不将过往前尘断个干净，另辟新生呢？”说罢，便见他手中忽起一道清光，在那莲子上一闪而过。

[1] 指《上清黄庭内景经》与《上清黄庭外景经》，为道教上清派主要经书之一，《封神演义》原著中多次提及。

[2] 全称《高上玉皇心印妙经》，托言“无上玄穹主金阙大道君”所述，宣扬道教修炼法，主要阐述内丹炼养精气神之秘要。

太乙真人素来爱宝，此时见着这天生灵物，自然目不转睛，只是他方才坐而论道未能胜过玉帝，当然不便要来，正踌躇间，却听玉帝道：“真人不来瞧瞧这颗莲子吗？”

太乙真人下意识一伸手，那珠子便轻轻落在了他手中。随即便有一股磅礴之气、两声振聋发聩之言，从灵珠处直击太乙心神：“哪吒！”

太乙真人猛然一惊，那灵珠就闪耀着青、红二色微光，从他手中缓缓落在地面。触地之际，光华大盛，便化作了一个婴儿，在天池边呱呱啼哭。

玉帝见状，拊掌笑道：“妙！妙啊！这孩子出于莲花，入得真人之手，方才从莲子之中现出真身，定是真人道德高深，方才能得此天定之缘。”

太乙真人见玉帝有心，自问天道，即知与这莲中化生之子有两世师徒缘分，才道：“贫道便收这孩子为徒吧。”说罢，便将那孩儿抱在怀中，见他朱唇白面，十分可爱，又是灵物所化，便在天池无数白莲间喜不自胜道：“你既为莲中灵珠所化，贫道便为你取名灵珠子吧。”

2

当灵珠子一天天长大，叫出第一声师父之时，太乙真人无疑是喜悦的。

除却侍奉洒扫的童子之外，彼时的阐教仙人绝少收徒，自然无人能够领会眼看着一个襁褓婴儿，成长为俊逸少年，逐步领悟自己一生所学的愉悦。即便太乙真人需要不断为天不怕地不怕的灵珠子料理他闯下的祸事，但这又何尝不是漫漫仙途之中，一些增添色彩的趣事呢？

然而当命中注定的一切，以无可阻挡之势滚滚而来之时，即便是自由天地之间的仙，也无力阻止。

那一日，灵珠子在为前时所犯之事面壁思过，便有一道法旨从金霞童子身前飞过，径直落在太乙真人手中。太乙真人看罢法旨，便道：“为师要前往玉

虚宫拜谒天尊，你二人留在山中，切勿生事！”说罢，便驾起瑞鹤祥云，往昆仑山飞去。

云飘万里无依，鹤飞千年才及。

远远望去，那昆仑好似长在雾里云间，缥缈渺渺，幻幻真真。竹篁瑶草，奇花古木，飞去众童子，往来有群仙，仙鹤与白云共舞，瑞兽腾长虹霞举。正对面有一处陡峻山崖，仿佛刀削斧劈一般，上书“麒麟崖”三个大字。

太乙真人驻足麒麟崖下，早有接引童子快步上前，躬身道：“请真人往玉虚宫中！”

那宫殿修在青山之间，现于群峰之巅，玉虚宫灯万古长明，戊己杏黄旗^[1]镇守中央，不借外势之雄伟壮阔，便自有一股巍峨天上的至高之气。

太乙真人行到八卦台前，于蒲团上行礼，道：“太乙拜见老师！”

便听混沌之中飘来一处清音：“先去一旁等候。”

太乙真人闻言起身，才见阐教门人已来了大半，燃灯道人立在天尊身旁，台下是南极仙翁领头，另有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夹龙山飞龙洞惧留孙、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等立在其身后，再有新近上山的姜子牙、申公豹二人，与萧臻、邓华一道，垂手在侧。

太乙真人入列后，就听见黄龙真人说道：“早先师尊与师伯、师叔于紫霄宫前参见天道，竟见秩序源流开始流散，而恐上下之序混乱，恰逢玉皇大帝应运而生，苦历千劫百难而成亘古未有之神道，遂在西昆仑开天庭执掌流散秩序，将他拥立为天庭之主，主宰三界众生。只是源流逸散之事，仍不得解，此次召集众位师兄弟，莫不是便为此事？”

南极仙翁乃是阐教首席弟子，久在元始天尊身边，自然知晓为何。往日面上总是吟吟带笑，今日却一脸冷峻，满眼复杂情绪，望着身后众位师弟，一言不发。

[1] 《封神演义》中阐教元始天尊之物。

广成子为玉虚宫击金钟首仙，召集众弟子的法旨便是由他所发，听见黄龙真人发问，他才轻叹一声，说道：“正是为此，乃是我等杀劫临头。”

众仙闻得“杀劫”二字，全都一惊，太乙真人问道：“师兄此话怎讲？”

广成子道：“前些时日师尊与老君、通天教主再至紫霄宫前，却见那天地秩序流散更甚，而天庭人手不足，自然无法全盘接下。三尊便在宫前商议，令门下弟子转修神道，在天庭担任神职。三教之中，八景宫仅有玄都大法师一人，而碧游宫弟子十倍百倍于我玉虚门下，倘若事成，恐怕碧游宫中得力弟子十之八九都要入天庭，师叔自然不肯，因此三尊商讨无果。正欲不欢而散时，却见那玉皇大帝手捧一榜一鞭，走出紫霄宫，对三尊拜曰：‘诸位老师命我执掌天庭，统管天道流散秩序，小神日夜看守，不敢有丝毫懈怠。今日来此巡视之时，却见宫中闪出一道凌厉红光，便斗胆入宫，方见此物。’说罢，便将那两样物件径直交与师尊手中。”

广成子说话间，又有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落伽洞慈航道人纷至沓来，皆问道：“这却是为何？”

广成子又道：“此正是我等之劫。那榜名为‘封神榜’，鞭名叫‘打神鞭’，榜上列有阐、截二教，教下名姓云遮雾绕，不能辨清，只是截教名下弟子无数上榜，我阐教亦有不少。师尊久奉天道，一算便知，道：‘是我门下弟子该有此杀劫。’师叔闻则不喜，只道：‘既是天命如此，吾自难逆天而为，只是既不知名姓，我便下谕帖勒令门下紧守，潜心修道便是。’说罢，便拂袖而去。”

慈航道人问道：“那打神鞭又有何用？”

赤精子答道：“顾名思义，只打得榜上有名之神，打不得无名之仙。”

广成子点头应道：“榜上有名者，若是硬挨这一鞭，顷刻间便要身死成神，在那榜上现出姓名来。我等久久不得斩却三尸^[1]而证混元圣道，今逢这杀劫，却不知是人来杀我，还是我等杀人了。”

[1] 指道教的三尸神。尸者，神主之意。道教认为人体有上、中、下三个丹田，各有一神驻踞其内，统称“三尸”。上尸好华饰，中尸好滋味，下尸好淫欲。早期道教认为斩“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成仙。

众仙闻言，皆眉头紧锁。

此时，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及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联袂而来，虽见尊颜喜怒不形于色，但众仙面色凝重，也知有大事发生，一齐行礼问候完，便垂手而立，静候天尊旨意。

元始天尊坐在九龙沉香辇上，抬起眼皮扫视众仙，沉声道：“尔等之中，有人杀劫临头，有人合该命殒，只是截教门人若真奉通天之命而不出，天道秩序便永无稳定之日……”

那云中子乃是福德之仙，听闻元始天尊话中深意，遂道：“老师的意思，是叫我们……”话说一半，却见元始天尊面沉似水，连忙就此打住，敛口不言。

道行天尊却转而说道：“广收弟子，光大阐教，不成仙道者，助其成神道，亦非不可。”

一时之间，玉虚宫中众人皆噤声不语。

就在此时，太乙真人却听见金霞童子大叫“不好”，扑倒在玉虚宫外。太乙真人心头一跳，便听金霞童子颤声叫道：“师父，灵珠子师兄失手打死了碧游宫石矶娘娘门下的青云童子，师兄与她在乾元山打起来了！”

太乙真人怒道：“真是个天生惹祸精！”

话音刚毕，却见四周众仙，甚至元始天尊与燃灯道人，全都玩味地望着自己，太乙真人的心头霎时涌上一丝苦涩。



“师父，师父，玉虚宫上送来一张弓和三支箭！”金霞童子在洞外惊喜连连，那载着弓箭飞来的巨大纸鹤一经他手，便闪出一道清光，现出一卷尺长短轴。弓箭摔落在地上，金霞童子试了半天，却连支箭都拿不起来，嘴中嘟囔道：“还挺重的……”

金光洞中昏昏暗暗，金霞童子不敢掌灯，穿廊入堂。黑暗之中，忽然传出太乙真人之声：“放在洞外便是，你先去给你师兄送些丹药。”

金霞童子猛然一惊，方才道：“是……是。”随即把那卷玉虚法旨放在了真人身旁。

借着洞口洒进的微光，金霞童子突然发现，师尊原本灰白各半的须发，此时已然全白，仿佛一瞬间苍老了百岁一般。

“仙人也会老吗？”金霞童子心中疑惑，旋即想起灵珠子师兄被关在洞中，已经许久不曾进食了，便去丹药架上取了半葫芦辟谷丹，去金光洞洞底找灵珠子。

洞牢无门，人心自困。

灵珠子并未像往常一样躺在地上酣睡，流下一地哈喇子，而是极为反常地正襟危坐在窄洞之中。

每个人都变得好陌生啊。金霞童子忽然有些惧怕，正犹豫着不敢向前，却看见灵珠子在黑暗之中射出两道凌厉的瞳光，伸手道：“把辟谷丹给我。”

“隔着一百里我就闻着香味儿了。”灵珠子像嚼豆子似的，嘎嘣嘎嘣吃下了一把。金霞童子敛裳坐在一侧，一言不发。灵珠子口中嚼着辟谷丹，含混地问道：“金霞，你怕死吗？”

“怕啊，谁不怕死呢？”金霞童子愣了愣，说道。

“那假如死了以后，一切都又是新的开始呢？”灵珠子停下咀嚼，正色问道。

“我不知道。”金霞童子摇摇头。

“是了。你七岁那年，我和师尊于虎口之下救了你。你虽与道有缘，却没有成仙之资，因此，师父便叫你吃了长生的丹药。从那时候起，你就连一寸也不曾长过，行为做事也常如童子。一个永远处在童年的人，又怎么会想到死亡与新生呢？”灵珠子眼中的光又暗了几分，轻声道，“你出去吧，我累了。”

回到正厅，太乙真人依然在蒲团上打坐，玉虚法旨半展在旁，见金霞童子回来，便道：“今日允你下山，扮作得道高人模样，将这弓箭送往陈塘关中，至于来历，俱在此卷当中。”

真人话音刚落，便从手中弹出一道清光，落在了金霞身上。

只听金霞浑身骨骼咔咔作响，眨眼之间，竟已长成了一副青年模样。金霞好奇地打量自己，身上的童服已变成一副道人打扮。他手捧法旨去洞外取那副沉重的弓箭，这次却很轻松就拿了起来。他在阳光下细细端详，就见翎花之下写有“镇陈塘关总兵李靖”字样。

等待的时间煎熬且漫长，即便是心智未全的金霞童子，也在这漫长的等待之中，渐渐明白，天之天下，恐怕将有大变产生了。

玉虚宫灯万古长明。宫中灯火一闪，原是一只纸鹤飞出，带起云开雾散，径往乾元山而去。

灵珠子跪在真人面前，低头不语。

太乙真人手执纸笺，面色凝重，道：“你此前杀了石矶娘娘的弟子，天尊命你一命相抵，今日时候已到，你可有话要说？”

“弟子闯下祸端，无话可说。只是恨自己道行微末，不能杀尽那些为难师父的外教之人，连累师父遭受责难。”灵珠子抬起头，眼中尽是磐石一般的坚毅。

“并非为师不想保你周全，只是初见之时，为师算出你我有两世师徒情分。当时为师尚且不解，如今却才明了。”太乙真人不忍直视弟子之眼，却从袖中唤出金铃，罩在灵珠子头顶。灵珠子浑身一软，便瘫倒在地。

金霞童子见太乙真人带着混天绦、乾坤圈驾鹤去远，方才进洞，抄起玉虚符旨，见龙章凤文写就云篆之章：“兹命乾元山太乙真人门下戴罪弟子灵珠子，往陈塘关总兵李靖夫人殷氏腹中投生，今夜即往。”

4

李靖很焦虑。

早在探清夫人殷氏脉象之时，李靖就已做好准备，欲迎接他与殷氏的第三

个孩子。可谁知这一等，便是足足三年零六个月。关内百姓常在茶余饭后议论此事，李靖不经意也听到许多言语，正在今夜对殷氏说道：“今日我出关时，听城中孩童歌曰‘孕怀三载，非妖即怪’。”

殷氏亦愁眉道：“我也觉此孕定非吉兆，因此日夜忧心。”

李靖抱着殷氏，柔声说道：“当年我李靖一文不名，夫人则出自朝歌殷氏名门，我自问无计可施，才狠心抛下夫人，孤身前往西昆仑求仙问道，拜了度厄真人为师。我学艺三年，师父说我尘缘未了，无法修成仙道，因此将我遣下昆仑，谁知夫人竟为我这等懦弱小人，而以死相逼违抗父命，拒绝无数豪门权贵。”

殷氏堵住李靖的嘴，温柔地道：“我看中的李靖，乃是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并不认识什么叫李靖的懦弱小人。”

李靖一七尺男儿，听闻此话，眼中已现泪花，他牵住殷氏之手，道：“只是如今夫人为我所累，每日晕吐不休，吃不下一口好饭，三年多来身体虚弱成这般模样，皆是怪李靖，让夫人怀上了这个妖物！”

殷氏安慰道：“你乃修道之人，怎会不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等凡俗，顺遂即可。或许这孩子并非妖物，而是神仙也未可知。”二人枕边夜话一席，方才合被而眠。

是夜，殷氏熟睡而梦，梦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道，穿厅过堂，直入香房。殷氏惊异不已，正要斥骂，那道人却将一物往殷氏怀中一送，道：“夫人快接麟儿！”殷氏猛然惊醒，坐起身来，却见窗前灯火微明，随风摇曳。屋外蝉鸣切切，月光如水，破窗流入。

眼见屋中并无异状，殷氏正欲再睡，忽觉腹痛难忍，忙叫起李靖，痛呼道：“我……我可能要生了！”

李靖听了大惊失色，急忙起身叫来预备了两年多的产婆，筹备好接生所需的一切，便在前厅来回踱步，心道：“此等异相，莫不是哪方妖物趁我不备，投身夫人肚中？”掐指算来，也是吉凶未卜，便取下了供在桌上的宝剑，挎在腰间。